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馬和龍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二

祭統第二十五

正義孔氏頴達曰鄭目録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陳氏祥道曰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覲政　方氏慤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

祭統則統而論之

案統者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之義政教之本皆在于祭而祭之道不過心怵而奉之以禮一言盡之誠信忠敬皆心怵之目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皆奉之以禮之目也又遡其前言養言喪見所謂心怵者非僅一時霜露之感言求助言躬耕躬桑及養牲言齊戒見誠信忠敬非一朝一夕之積至祭而三重將之十倫備焉而廟中

一天下之象矣所謂無不包無不貫者如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勑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怵感念親之貌也怵或為述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

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

治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案吉禮祭禮也周禮

以禋祀祀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貍沈祭山林川澤

疈辜祭四方百物肆獻祼饋食春

祠夏禴秋嘗冬烝六者皆享先王凶禮之別五案喪禮哀

死亡荒禮哀凶札弔禮哀禍

烖禬禮哀圍敗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八案朝春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五案大師用

衆大均恤衆大田簡衆

大役任衆大封合衆嘉禮之別六案飲食親宗族

射親故舊朋友饗燕親賓客脤膰

親兄弟之國慶賀親異姓之國五禮之別總三十

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巳為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方氏慤曰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陳氏澔曰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

案物猶事也軍賔諸禮有事從外至而我應之敬雖在我而所由生則因乎物若祭則吾心自怵不因物至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

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長竹丈反下所長同道音導其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為謂福祐為已之報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為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內盡於已

外順於道釋百順之義謂心既内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為者言孝子但内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福祥為已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使女受禄於天宜稼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禄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

政索鬼神之禮　方氏慤曰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所謂禮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　葉氏夢得曰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為哉　輔氏廣曰養在事孝在心　應氏鏞曰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

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為無幸福之心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

辨正輔氏廣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羊尚反畜許六反盡子忍反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畜謂順於德教沒終也 孔氏頴達曰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

葉氏夢得曰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絶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孝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誠信忠敬皆在内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輔氏廣曰數與疏皆非時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

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取七註反長竹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謂所共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孔疏案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又有昌本深蒲菭筍是水草故鄭云之屬陸產之醢蚳蝝

之屬孔疏醢人饋食之豆有蜃蚳蝝即蚳之類加豆之實有兎醢醯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天子之祭八簋孔疏明堂位云周之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孔疏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孔疏籩人加豆之實有菱芡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咸皆也 方氏慤曰既内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内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

為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婦之助夫固不特在祭祀而以祭祀為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内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七菹有葵菹不必皆水草七醢有蠃醢魚醢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八簋者五穀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以用陰陽之物

至於是為備故也　輔氏廣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内外之官不容不備内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隂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隂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蓋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粢之道也一節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粢之道也共供同齊本亦作齍與粢同盛音成純鄭讀緇令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冕以著

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孔疏天子太陽故南郊諸侯少陽故東郊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孔疏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齊或為粢孔氏穎達曰此結上求助之事　方氏慤曰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純以見繒色孔疏紂古緇字書文相亂紂並作純鄭註

於絲理可知色不明者皆讀緇論語今也純及此

案絲由蠶出則純服斷為絲服讀如字何疑若著明服色則朱綠玄黄詳於祭義何必晝添緇字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

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及齊不齊皆如字以齊之同餘側皆反者市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穎達曰及時將祭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

戒之道 方氏慤曰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

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故又引記以為言焉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内是也以齊於内故又謂之宿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茍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内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

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内　葉氏夢得曰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　輔氏廣曰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通論劉氏基曰君子之所以為德恭敬而已矣恭敬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大雅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於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事不齊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悉薦反大音泰褘音輝瓚才旦反祼古亂反紖直忍反從才用反下皆同芻初俱反盎烏浪反從夫人絶句一讀以從字絶句涚舒鋭反嚌本亦作齊才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

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絼謂䅌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䅌涚盎齊也盎齊涚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孔疏盎齊涚酌周禮司尊彝文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謂之涚酌此薦涚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明水以盎齊加明水故連水言之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孔疏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二肺皆嚌之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孔疏

以少牢特牲無此禮故知此是天子諸侯禮　笏或為𥳑　孔氏頴達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悉用玄冕而祭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涗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以

其殺牲用芻藁藉之也宗婦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上言夫人副褘則此是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言盎略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膟膋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膟肺横切之使不絶亦奠於俎上尸並膟之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膟肉以進之　方氏慤

曰齊於内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聨其事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今也純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副褘蓋天子王后之服上公夫人宜服之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為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褖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后及上公夫人之所獨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褘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闕者止曰副褘而已夫

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嚌者尸所嚌之肺也以尸之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之尸必嚌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上言祭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周氏諝曰圭者象天用而半圭為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存疑孔氏頴達曰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案上公夫人得服之魯及二王之後夫

人得服之

存異陸氏佃曰亞祼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人祼蓋二王之後三祼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通論陳氏祥道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賔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

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

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

案求非一求而已故求諸陽者有燎求諸陰者有再

祼陸氏二王之後三祼則天子必三祼矣於禮何據

乎孔氏云夫人親在而又云大宗記者亂陳之不可

一揆其說甚明不必鑿為三祼以亂禮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緫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樂音洛竟音境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方氏慤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上言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緫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詩鳧鷖又稱

公尸兼神示祖考而言之曰公尸言衆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而言之也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陳氏祥道曰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内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内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然則樂之親舞不為過矣　應氏鏞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為大武象成之

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𠘑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徒樂皇尸所以說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歆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尸則親迎

案君迎牲而不迎尸以尸在外則嫌於臣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穎達曰此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内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内志輕畧則此等亦輕畧内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皇氏曰師説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曰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方氏慤曰周人先求諸陰而尚臭故重祼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

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　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内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志輕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　周氏諝曰

君子之於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物雖可以增其志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為主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音俊謖所六反百官進依注作餕

正義鄭氏康成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進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餕　孔氏穎達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餕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餕為美也餕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餕義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然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

餘也若大夫士饗神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戸陳於堂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去之　方氏慤曰百官謂中下之

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爾雅曰諰興起也諰者不疾而速尸神象也故特以諰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諰者以此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餧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餧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別彼列反見賢遍反脩一本作偏重直龍反餧乃罪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孔氏穎達曰興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餕之

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改設之祭案饋食大合樂後延主入奥王入室事主為饗神出闔戸如食間再迎尸入為接祭告利成後尸出徹二簋黍于室為改設　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徧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内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餕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重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餕見其恩

逮於下之理　方氏慤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諸侯廟中為竟内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内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

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與音餘長竹丈反下長幼皆同惡烏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物猶為禮也與物謂薦百品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已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生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祭祀禮備具内外俱兼脩之於已然後及物是為政之本也祭之為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與物謂與造庶羞百品

皆足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聖人設教惟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為教故人君因為教焉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内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已已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已已所憎惡則不得以事於上非諸人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已已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

已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政必由於已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劉氏彝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為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為教之法
葉氏夢得曰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已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應氏鏞曰為物指其事與物指其具
存疑孔氏穎達曰外教謂郊天内教謂祭宗廟
案此節順以備與首無所不順之謂備相應外内二

句亦與首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其親二句相應言君子祇自盡而所以為教亦即在於是明其義之所統者多不應此處又增出郊天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見賢徧反殺色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猶義也案廣韻倫等也增韻倫次序也蓋條理各當之

謂

孔氏穎達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隐此廣陳祭合十義以顯教之本　陳氏祥道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興物於明故其為名則一而其為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疎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疎之殺則有夫婦之别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皆内之倫也君臣貴賤爵

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葉氏夢得曰祭祀以祭鬼神為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所為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

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别别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進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

爵故族姓以昭穆為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恩未廣逮其恩至於賤吏皆得餕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鋪普胡反筵羊然反為於偽反祊伯更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之言詷也孔疏字林詷共也祭漢魏時字義如此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孔疏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詔

祝告事於尸也孔疏詁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熟腯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戸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孔疏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　孔氏穎達曰此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

存疑孔氏穎達曰祊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

案出於祊即郊特牲索祭祝於祊皆指正祭本日而言孔疏非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穎達曰此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不云全父

此本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方氏慤曰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内以神道為尚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戶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

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孔疏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奥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案亞祼畢王出迎牲祝延尸出后薦朝事豆籩牲入王射牲取血毛告神于室乃北面事尸于堂

孔氏穎達曰此明第三倫父子之理主人為欲孝敬已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程子曰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

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巳與尸各既巳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限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葉氏夢得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巳子則疑於無别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案曲禮祭祀不為尸謂父在者則為尸者必無父者也故曰子行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瑶音遥散悉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案尸飯畢而獻謂之酳五獻據尸所飲言之若連二灌賓七獻矣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孔氏頴達曰此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

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賔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賔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鄭注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賔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賔時節不同也　方氏慤曰君必獻臣者以賔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

之後獻則閒之者隆殺之別也閒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瑶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　徐氏師曾曰夫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瑶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以明尊卑之等也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

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案少牢下篇以賓尸為正禮不賓尸乃禮之變故另起言若不儐尸正如冠禮言若孤子若庶子若不醴若殺士昏禮言若舅姑既没記云若不親迎一例皆言其禮之變者若以賓尸不賓尸分上下大夫則經文無可考孔賈二疏之訛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長竹丈反大音泰下同昭止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孔疏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　方氏慤曰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存疑孔氏頴達曰廟中父南面子北面

案三時皆祫三昭三穆之主皆聚大廟則羣昭羣穆之子孫亦皆聚大廟若春禘則各於其廟亦惟當廟子孫入耳　又案大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大王之昭列第一行號仲虢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邗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瞭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穆為行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

堂俱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許亮反舍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獻一酳尸也孔疏鄭知一獻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　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穎

達曰此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表德禄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尚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方氏慤曰史掌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命也　周氏諝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嚮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為不可易也　陸氏佃曰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　應氏鏞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

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　陸氏佃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禄不嫌蚤者重策命也　郝氏敬曰王者爵禄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即策命之日

案洛誥告周公留後在烝祭之日所謂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惟告周公其後是也傳以騂牛

為特加之牲疏謂太牢之外所特加是因時祭而命之與嘗祭發爵賜服之義同但洛誥告後始云王入太室祼此記則一獻後乃降立而命之其次少別耳據注以一獻為酳尸則猶是常祭之節視洛誥之因烝而祭一耳孔因鄭注大宗伯王命諸侯有特假祖廟語故以特假為不因常祭不知因祭而命者祭為常而命為特亦祭為正而命為假况因祭而告洛誥本有明文若謂羣臣常職與周公特命不同可不因

祭故假廟命之則無據不敢信也陸郝說亦因疏說而小變之然皆憑臆之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古本反校戶教反鐙音登）

正義鄭氏康成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孔疏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則執鐙鐙豆下跗也　孔氏穎達曰此

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其餘夫人不副褘也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特牲更爵酢鄭注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

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必氏反重直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孔疏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孔疏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隐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孔疏前體臂臑為貴後體膊胳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脡脊橫脊在後為賤脅則正脅在前為貴短脅為賤故鄭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

所貴故略之　孔氏頴達曰此經明第八倫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其事既重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　陳氏祥道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賔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孔疏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云昭穆故知為酬也　賈氏公彥曰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　孔氏頴達曰此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

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陳氏祥道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方氏慤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

案特牲少牢注疏云大夫尊避君士卑無嫌故天子諸侯禮推特牲而可知特牲禮主人獻賓自酢獻衆

賓畢乃酬賓此時本未舉旅行酬也獻衆賓在酬賓前獻長兄弟衆兄弟在酬賓後均是正獻原非旅酬至一人舉觶繞舉旅行酬二人舉觶始行無算爵此特牲禮節次之大畧也據此而推則前經所謂尸飲五君獻卿飲七獻大夫飲九獻士及羣有司亦猶特牲之獻衆賓在酬賓前也但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君不同耳酬賓後君獻長兄弟衆兄弟少牢所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蓋謂衆兄弟無不獻其升拜受

爵惟長兄弟一人亦猶獻工之禮衆工無不獻惟工長一人拜受耳非以長兄弟之升拜而謂衆兄弟不悉獻也此時尚未旅酬及賜爵司士呼昭穆而進之繞舉旅行酬旅酬主人不與無用攝主司士所呼合宗人授事之有爵有官班在昭穆者而呼之非以司士掌士之戒令而專呼士也此時不唯昭穆以齒并衆賓及執事之同爵者亦以齒所以明長幼之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為能

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畀必利反煇依注作鞞況萬反又音運胞步交反翟音狄閽音昏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

與之與此卑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孔疏考工記韗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為鼓故注云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孔疏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孔氏頴達曰此明第十倫畀與也煇胞翟閽四者皆是賤官祭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恩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陳氏祥道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

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惟有德之君於煇胞翟閽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內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方氏慤曰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明足以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仁足以與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惟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葉

氏夢得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矣

案十者之序首設几筵然後迎尸故第二第三次之尸入則獻而獻卿大夫士賓兄弟命爵出祿皆九獻中禮故第四第五第六次之既獻而後夫婦致爵故第七次之凡受獻則薦俎設於其位故第八次之祭畢旅酬故第九次之自上及下皆有薦胥內羞故賡

言至薦以見惠之均為第十此下宜接以夫祭有餕至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五節疑錯簡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礿羊灼反字又作禴夏戸嫁反艾音刈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夏殷時禮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頴達曰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出公室貨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文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葉氏夢得曰其盛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案秋有賞而春夏無刑者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董子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

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

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

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

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

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涖

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德盛則念親志意深厚念親深厚則祭祀之義章明顯著其志恭敬民之子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君有故使人攝之君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方氏慤曰君以道揆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寓乎禮志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

不可以徒行故義所以濟志也禮固所以為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郝氏敬曰義謂隂陽之義明其義者内盡心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為也諸德謂衆德發謂顯於事

案義即篇首祭之義也祭之義陰陽鬼神而已志孝子之志也必通乎陰陽知所以合鬼與神者乃能格祖考而足以濟其報本追遠之志諸德即篇首事君事長事親事鬼神其所發雖殊而其本則一也君子平日無所不順根本盛大故其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志厚志厚故道之以禮安之以樂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實有通幽明之故即此參之以時而順陽義順陰義者亦無往不順於鬼神義無不明故

敬無不格竟内之民總此為人子為人孫者得其心之所同然不惟惠足以及之而德亦實足以化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音撰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頴達曰論謂論說譔謂譔録言子孫為銘論說譔録其先祖功業

勲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祭器鐘鼎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方氏慤曰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揚先祖之徳下足以成己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周氏諝曰德善其成己者也功烈勲勞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成己成人所終始者也

通論周氏諝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

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為之可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以祀其先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

臣既得銘㽅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

其先祖也

案祭器如作召公考之類不必是君之㽅鍾若君之

㽅鍾則君自銘之何容自名祀其先祖亦自祀其先

然耳若預君祫則君之恩非其子之孝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

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　孔氏穎達曰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已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為之者謂為銘之人　葉氏夢得曰美其所稱者以其

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案此蓋惟仁愛其先故能致此銘以與之也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案見之者見先祖之善也與之者與先祖以傳名也利之者稱美而不誣則不害先祖之實行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仁足與之者非有仁恩君不使與

之也知足以利之利已名得比於先祖

案仁恩說混又利者物之遂名之成稱美而誣則人必指謫之名不成反揚先祖之惡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宫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

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口回反假加音又下啓右同難乃旦反奔本又作犇射音亦纂子管反耆市志反解古賣反休許蚪反予羊許反女同百反左音佐右汝辟必亦反彝以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

德孔悝之立己孔疏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德孔悝之立己也依禮襃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孔疏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注至於太廟謂禘之祭也公曰叔舅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從焉孔疏成公爲晉文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傳二十八年左傳無孔達事傳文不具也漢楚之川也即宫於宗周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

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當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孔疏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於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方氏愨曰前之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召公所卜者洛之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後止以成周為東周而西周為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瀍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於此至莊公時宗廟亦

在馬故也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孔疏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獻公亦失國也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悝父也作起也若乃猶女也公命悝予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施猶著也

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銘之類衆多畧取此一以言之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為也莊公孔悝惟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也　孔氏穎達曰案哀公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葢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王氏炎曰悝乃蒯聵姊子而稱舅者周禮同姓臣曰伯叔

父異姓臣曰伯叔舅猷　興舊嗜欲言孔悝之父圍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為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彝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君之勤大命著於彝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彝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方氏愨曰叔舅蓋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同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汝祖事也施於烝彝鼎者

施其銘於烝祭之二器也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彛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仁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應氏鏞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先世纂乃祖服今有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興起先祖之舊德而循其善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勤大命謂我將行君之命也　方氏慤曰辟蓋辭遜之也對揚吾君之休美而不敢自當故辟之

辨正應氏鏞曰古慶卿同音同用慶雲謂之卿雲作率卿士謂奮起而倡率之案詩王命卿士書周公以蔡仲為巳卿士是不特天子有卿士即諸侯亦有卿士也朱子曰卿士位卑而權重　陸氏佃曰辟君也勤

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案詩對揚王休朱注對答揚稱也　王氏又詩思斯勤斯朱注勤篤厚也

應麟曰案通鑑外紀目録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

案記者聞古昔有銘稱先祖之美為孝子孝孫之心而所見惟孔悝一銘故録其辭以存銘式而悝之非其人記者亦知之故慨懷古之君子以無美而稱為誣而可恥下又述周公事見必如周公而後能重其

國家然則自名豈易言哉或責記者以君子稱悝是輿爭亂造端恐未審其立言之意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佾音逸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禮樂也重猶尊也孔氏穎達曰此因上説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諸侯常祭惟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用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

為大嘗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顯佾數則知亦八佾故鄭云互言之至今謂作記時也　陳氏祥道曰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案天子時祭未聞稱大陳氏蓋依記文為說耳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大武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以禹之樂也

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於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方氏慤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内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

比諸侯尤隆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降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

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　孔氏穎達曰祫祭在秋大嘗禘在夏　陳氏祥道曰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案維清是象詩武則大武六章也陳氏以為奏文王象武之事誤

案本文四句升歌與下管對大武與大夏對鄭合象武為一誤矣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箾南籥是也象舞以羽籥是文舞武舞以干戚是武舞不可合為一且燕禮鄉飲禮升歌鹿鳴三詩下管南陔三詩吹者未必舞也禘有時祫

而秋祭曰嘗疏乃謂祫在秋而嘗禘在夏又誤

辨正郝氏敬曰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象賢也其辭莫詳於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為後世法蒯聵父子相夷孔悝之勳衛之羞也魯僭禮樂周公之衰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繫之祭統之末倘夫子删詩繫魯頌之意歟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案禘祫年月先儒論説紛紜當以張子横渠及張純

之說為正五年一禘三年一大祫舊說相沿已久獨張子謂禘祫每嵗舉行據周官大司樂追享為禘朝享為祫總名閒祀張純云禘以四月閒於春夏祫以十月閒於秋冬十月之祫乃合已毀廟之主享於太廟是為大祫與夏秋冬三時所云礿禴祫嘗祫烝但合未毀廟主享於大廟者不同疏言禘在夏猶可通連大嘗則謬至云祫祭在秋尤誤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三

經解第二十六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皇氏侃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録入於禮

案古無六經名春秋未經筆削則魯一國之史與晉乘楚檮杌等耳不得謂之經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春秋可統名禮也周禮大司樂爲宗伯之屬是樂亦禮也漢儒因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始名之曰六經而又託爲孔子常有此言亦近誣矣首一節家語則與閒居天有四時節相屬此與天子者與天地參相屬又後儒各以其意掇拾補綴更不足深辨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易良之易以豉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

失謂不能節其教者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

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穎達曰入國而其教可知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

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比近也春秋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方氏慤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蔽於温柔敦厚而不知

通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

陸氏佃曰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

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敬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葉氏夢得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温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静精微禮節民心

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修身之事而為序也六者之失蓋不深求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餘論孔氏穎達曰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别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美刺諷諭教人是

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聖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者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應氏鏞曰樂正

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設教固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孔氏穎達曰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人不與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也案此猶孟子云惡其鑿是有害於理不是害人　又曰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

案辭是載事之文所謂其文則史也不止是會同之辭

案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樂以養德性易以道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辨是非皆足以為教學者過而失中皆不能無弊習於淳厚而不察人之情偽則失之愚博於傳聞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雜以鄭衛則淫心蕩志而入於奢窮幽極渺而惑於術數則違叛正道而入於賊迂拘曲謹而不知禮之用和為貴則煩抑揚予奪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則

亂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稱王九年周公踐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京房之說易穿鑿破碎亦是賊說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孔氏穎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放此　陳氏祥道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環取其無窮止王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為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穎達曰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田車鸞在鑣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

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陳氏祥道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方氏愨曰三而成之謂之參兩而合之謂之配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　吳氏

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龎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敦化者言天子之一静一動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為天子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

王唯有禮為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

叡聖通明也通明知也乾之四德以仁禮義知為序

孟子四德以仁義禮知為序與此不同

發號出令而民説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

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

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

存乎禮　孔氏穎達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

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方氏慤曰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

馬氏晞孟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

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相愛故謂之仁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利興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革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吳氏澄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持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説禮之功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圜音圓縣音元

正義鄭氏康成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　孔氏穎達曰此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設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若詳審

置設則方圜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　方氏慤曰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　馬氏晞孟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内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别其能廋乎哉

案正者不過使萬事各得其理而已姦詐乃竊禮之似而亂之審者察理之精而直探其至正之本原也源頭從知言窮理來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竹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

傳曰教之以義方孔疏隱公三年傳文　孔氏穎達曰敬讓之道為下文而起　劉氏彝曰隆禮者尊重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廸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與　方氏慤曰隆禮所以立本由禮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道無方體之於禮則有方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　吳氏澄曰禮者敬讓之道也

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凡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

存異孔氏穎達曰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

案首節雖未必果孔子語然記者猶必有所受之天子者以下皆記者語故一引詩一引孝經以結之敬

讓之道句上當有禮者二字闕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壞音怪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

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孔疏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注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也自亦由也孔氏穎達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坊謂堤坊於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乎產業也禮本防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

患　馬氏晞孟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畧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别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苦謂不至不荅之屬孔疏不至謂夫親迎而婦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荅於先君

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不可廢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勖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者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别君臣故先朝後聘此經據人倫切急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合言者以

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　葉氏夢得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也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穎達曰引易繫辭文案今易無此文孔謂易繫辭是唐初猶見其文也程迥則謂易緯通卦驗文　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謬以至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方氏慤曰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吳氏澄曰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罪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

懲過之也倘不於其始慎之至於見顯而後敎之止之則其差雖若豪釐而其謬乃千里矣

案易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至微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别録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長竹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荅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穎達曰以禮之所用廣大故曰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方氏慤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

則以節言之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内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吴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内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别也昏姻自家内之兄弟而推以

及異姓之兄弟也閒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别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其尊之問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正義王氏肅曰會謂禮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　孔氏穎達曰人君既知所生

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　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為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　葉氏夢得曰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不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　輔氏廣曰會節言禮之大分

存疑孔氏穎達曰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　陳氏澔曰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

有冠昏之時　馬氏晞孟曰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而已　吳氏澄曰禮不下庶人不求其備

案君子尊禮則君子之身皆禮矣然後推之以教百姓而此禮者民所由生亦民之所能也其閒有自天子至庶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會有自天子至庶人分之所各得者謂之節君子皆因其自然而不廢此制禮之原也鄭孔以會節為期節不如王氏之該而

馬氏吳氏以不㢀為不求詳備恐亦非聖人盡人性之意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又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　孔氏穎達曰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　吳氏澄曰君子以

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案君子内度之己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願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猶不足以垂於久遠故又為罷用服物之等使繼續於無窮此禮之成也鄭孔尊卑上下即據家語以釋此而吳氏取孟子繼字訓嗣

字尤極分明

存疑陳氏澔曰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幾音祈又大戴即作則節作處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語也算數也即就也幾附纏之

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穎達曰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使有圻鄂也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副貳肴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民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方氏慤曰喪算檀弓曰擗踴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於

豕腊罷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自即安其居至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為徳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　葉氏夢得曰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存疑輔氏廣曰即安其居猶艮之言止其所也安於

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　鄭氏康成曰醜類也　孔氏穎達曰設其豕腊謂喪中之奠脩其宗廟謂除服之後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末留同姓燕飲即安其居即就也隨其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正民衣服使各得其類衣服異宜罷械異制是也　陸氏佃曰宗族即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

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　吴氏澄曰言喪祭乃及安其居者先之以哀死而終以樂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居民之官也

案其順之七句言以禮道民即安其居節七句言躬行節儉以率民君子制禮非以强民故民順之鼎俎豕腊統吉凶諸祭言言豕腊舉下也以民所得用者也大戴禮作則安其居處則此當以即安其居節為句孔陸斷句皆非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

六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則遷之別而後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於無窮然因雕鏤文章黼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反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於已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於民此又行禮之善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

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好呼報反數五報反午五故反當丁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穎達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道

葉氏夢得曰莫非好也從於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方氏慤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

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陳氏澔曰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

通論黄氏乾行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傲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人止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鼷鼠食郊牛角桓僖宫災而莫為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又家語德作惠

正義鄭氏康成曰愀然變動貌作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方氏慤曰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

陳氏澔曰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國家順矣明哀公問政之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

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正　周氏諝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物猶衆事也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迎逆敬反舍音捨與音餘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也至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穎達曰公謙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若舍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

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方氏慤曰
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故曰親之
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
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
以相别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之閨門之内
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
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徳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
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存疑孔氏穎達曰冕服自迎欲親此婦人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

辨正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荊之母為夫人而以荊為太子國人

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是庶物以三者為綱而三綱又以夫婦為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正義輔氏廣曰顧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

鄭氏康成曰巳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疏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先聖周公也孔疏以答哀公所問故觧先聖為周公

存疑孔氏頴達曰昏禮親迎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

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文王親迎于渭時猶為西伯左氏義為長鄭駁未定　方氏慤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户　周氏諝曰三年之喪人道之終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葬有遲速之别耳親迎者人道之始亦必自天子達於

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别耳詩曰文王親迎於渭之陽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俟于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

存異孔氏穎達曰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

馬氏晞孟曰蓋因魯言之

辨正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而言　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迎公監之禮

也（案桓公八年逆王后于紀傳）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而失其節矣故書（案桓三年公子翬如齊迎女傳）

案親迎之說惟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於其國不可與諸侯為賔也二王之後則迎之於境其餘則

迎之於館迎之於境迎之於館則亦親迎矣推此而言則天子之迎后其禮可想矣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於馬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氏侃曰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己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方

氏慤曰請少進猶言請益也　馬氏晞孟曰物恥恥之小國恥恥之大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胡氏銓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存疑朱子曰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當在上其政之本與下　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非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為狄所伐乃

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孔疏此取莊子及呂氏春秋文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王氏肅曰大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己之身及己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　孔氏穎達曰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

理妻所以共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前

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

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惟大王能然故云大

王之道也　劉氏彝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

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敬先

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

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榦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獨君然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也

案愾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志氣之所至直充塞乎天地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穎達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馬氏晞孟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

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

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

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

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

親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

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孔疏人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孔疏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孔氏穎達曰此荅哀公成親之問遂廣明成身之理己能成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朱子曰不能有其身

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　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則所樂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於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王氏安石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脩之至也　吳氏澄曰愛

人者天下之人與我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　孔氏穎達曰成身之

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葉氏夢得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　應氏鏞曰性分之内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辨正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止也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王氏肅曰不閉言能通其久言無極　孔氏穎達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無為而成言春生

夏長不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劉氏彝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唯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私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教政不可以倦也

辨正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

語

案不閉者誠於中必形於外所謂徵也能久者存於中者不息則久其徵於外亦悠久無疆也無為而物成者悠久所以成物漸仁摩義久道化成也已成而明成物之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如容反志音識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孔氏

穎達曰此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　方氏慤曰惷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子六反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

親是所以成身　孔氏穎達曰仁人於事無過失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沈氏清臣曰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　真氏德秀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

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思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案對天則為仁人對親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過乎物盡之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公聞言欲勤行之也後罪謙辭

此言善言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三